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卷之十二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周禮時月

向治尚書春秋雅不喜蔡九峯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論亦不喜劉質夫改月不改時之說及讀周禮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一似周實改月不改時者細釋其故古人著書各有體例尚書春秋實爲史書春秋主于編年歲時月日皆具是爲編年之體尚書主於記言不主年月間有存者爲具梗槩而已是爲記言之體然其奉時王正朔則一

也周禮六典是爲禮書禮非周公獨造皆淵源唐虞二代朝覲祭祀田獵祿稽之類古人悉以建寅起數唐虞亦首寅月觀殷仲春殷仲夏及歲二月東巡狩之文可見鄭氏以爲建子丑者非也變從周時卽爲不順且六官之制傳之久遠鄭氏謂堯天官爲稷冬官爲共工其餘可以類推四時命官悉從寅正全書體例于斯定矣至于建子爲時王之制故特稱子月爲正月子月之朔爲正月吉日以別建寅之月或執書與春秋絸之是猶瞽者談色聾者議聲終無當焉正月正歲先儒辨之已審而時從夏正月從周正或未剖析是以表而出之如左以爲治周禮者一助且以明夏數得天周人竝不廢之夫

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卽是此意而說春秋者不得援以爲改月不改時之證也

正月之吉太宰　大司徒　鄉大夫　州長　大司馬　大司冦　布憲

右正月之吉七皆建子月也子爲正月則丑爲二月寅爲三月明矣

月吉族師

右月吉一謂周正每月朔也

月終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右月終四謂周正每月盡也

以上正月之吉七月吉一月終四凡稱月十有二皆从周

正

春 庖人 腊人 醢人 食醫二 疾醫 凌人 掌皮 染人 大宗伯二 大胥 龜人 男巫 槀人 校人 圉師 雍氏 薙氏 小行人

右春十九謂建寅卯辰之月也

上春 內宰 天府 龜人 簭人

孟春 牧師

右上春四孟春一謂建寅月也

中春 內宰 媒氏 籥章 大司馬 羅氏 司弓矢 牧師 司爟氏

右中春八謂建卯月也

季春 司爟

右季春一謂建辰月也

夏 庖人 獸人 食醫二 疾醫 凌人 染人 稻人 大宗伯二 大司樂 凡以神仕者 迹人 圉師 柞氏 薙氏

右夏十六謂建巳午未月也

中夏 大司馬 山虞

右中夏二謂建午月也

秋 庖人 鼈人 食醫二 疾醫 凌人 掌皮 典婦功 染人 大宗伯二 大胥 槀人 校人 薙氏 薙氏

小行人

右秋十五謂建申酉戌月也

中秋　司裘　籥章　大司馬　司弓矢

右中秋四謂建酉月也

季秋　司裘　司爟

右季秋二謂建戌月也

冬　庖人　獸人　食醫二　疾醫　掌皮　染人　大宗伯　大司樂　男巫　凡以神仕者　校人　圉師　柞氏　薙氏

右冬十四謂建亥子丑月也

孟冬 小司寇 司民

右孟冬二謂建亥月也

中冬 大司馬 山虞

右中冬二謂建子月也

季冬 天府 占夢

右季冬二謂建丑月也

春秋 宮正 獸人 馮相氏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旅師 山虞

右春秋九

冬夏 馮相氏

右冬夏一

以上春十九孟春五仲春八季春一夏十六中夏二秋十五中秋四季秋二冬十四孟冬中冬季冬各二春秋九冬夏一凡稱時百有二皆从夏正

昔人謂周禮出於西漢之末已非姬公手定矣然舍此亦無以攷周家之官禮也春秋周正夏正聚訟紛如周禮大宰正月之吉鄭注周之正月大司徒正歲鄭注夏正月朔日至于時從夏正注無明文然田狩祭享必以夏時起事不可强從周正異乎編年之必稟正朔焉善乎翠屏張氏

之言曰周正雖改而夏正之用已久民間話言猶不能忘如詩之春日遲遲秋日淒淒撫時道景斷不可謂之周正是已況春秋時宋行商厤晉行顓頊厤三正本自通行一存先代一便習俗也則何疑于周禮之時從夏正乎今先生是篇非獨可爲說禮之助亦可與春秋相發明已

道光九年八月吳江門人沈竇禾謹識

釋窗牖向

窗牖向散言則通專言則別窗與牖不同在牆者謂之牖在屋者謂之窗牖與向不同南出者謂之牖北出者謂之向說文囪

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象形又出窗篆云或從穴牖下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聲向下云北出牖也從宀從口音綿音圍此窗牖向制字之本義也窗即中霤古者複穴當中央開孔取明謂之中霤後世以交木爲之謂之窗月令孔疏云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又象交木口象外域之也段氏玉裁說或從穴者取複穴之義此在屋者謂之窗也古者宮必南鄉戶東牖西戶牖之間爲行禮最尊之處牖從片象判木爲之說文云片判木也在戶西故從戶此南出者謂之牖也宮室之制凡五架前架曰庪次架曰楣中架曰棟後楣以北爲室向在後庪下故字從宀象屋之交覆也說文云宀交覆深屋

也從口者象鑿孔也說文囪下云從口中有戶牖此北出者謂之向也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寢同制皆有窗有牖有向戴氏震云於顧命見天子路寢之制於覲禮見天子宗廟之制降而諸侯下及大夫士廣狹有等差而制則一也明堂位云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是天子之廟南牖外別有北牖其異於諸侯者謂之達鄉耳達鄉之制不可考鄭以天子明堂廟寢同制故解為夾戶窗其實非也廟與寢同制則寢有南北牖可知喪大記云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阮氏校勘記云按室制南有牖而北無牖或亦有之謂之向毛詩傳及說文皆云向北出牖也故既夕記作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下若作北牖則近室之牖當稱南以別之若作北墉下則不必言南牖也據疏內言南牖北牖者非一似可兩用炘按阮氏為騎牆之見其實室中之牖有南有北經典證據甚明也士虞記云祝從啟牖鄉如

初注云鄉牖一名也疏云北牖名向向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是諸侯大夫士寢皆有南北牖士虞在殯宮殯宮即正寢經云側亨于廟門外者注云鬼神在則云廟尊言之寢與廟同制則廟有南北牖可知祭法天子諸侯皆祀中霤郊特牲家主中霤謂大夫士而國主社則窗之制又通於上下矣詩曰塞向墐戶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明堂位云刮楹達鄉是尊言則別也攷工記云四旁兩夾窗諸經傳所云北牖是散言則通也蓋古者室在中棟之後牖戶取明有限故於屋上北壁皆鑿牖取明今人於南簷下作牖猶有北窗則古人入堂深之室有南北窗無疑自來治三禮者於明堂圖四面牖而於宗廟

路寢俱不圖北牖遂使北牖名向之制不明且不知窗即中霤
幸孔沖遠禮記正義猶存一綫急拈出以表微焉

道光乙酉江南鄉試以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命題中式
卷中有祫祭於太廟太祖東向羣昭在南牖下羣穆在北牖
下磨勘官謂漢學者謂太廟無北牖議罰停會試費耕亭儀
部來問太廟之中究竟有北牖否作此復之

釋祝從啟牖鄉如初

士虞記無尸者陰厭之儀主人出祝闔牖戶降如食閒祝升啟
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古人北出牖名向明堂位作鄉故

注云鄉牖一名疏云北牖名向向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祝闔牖戶不言鄉啟戶牖兼言鄉則闔亦有鄉可知後人謂廟寢無北牖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以鄉爲饗之誤而金氏榜禮箋從之非也攷士虞特牲少牢陰厭之儀皆不闔戶牖蓋陰厭之後卽迎尸正祭故也惟陽厭闔牖戶蓋陽厭之後祭禮已畢戶牖旣闔不復啟矣惟無尸之虞祭陰厭闔戶牖祭禮未畢故復啟戶牖而入以便徹俎主人降堂之後仍當闔戶牖經不言略之也

凡祭祀只有一饗饗皆在陰厭至陽厭則不復饗蓋不再饗也饗神之詞記所云哀子某哀顯相吉祭稱考見特牲少牢饋食禮夙興夜處以

至適爾皇祖某甫尙饗是也無尸陰厭之饗在未闔牖戶之前所謂旣饗祭于苴經文所載甚明若如江氏所云是旣啟戶牖之後祝再饗神一祭兩饗顯與經悖金氏從之何也總之古人宮室有南牖有北鄉戶牖在堂其間爲行禮之處故經多言牖少言鄉然疑東首于北牖下見喪大記刮楹達鄉見明堂位祝啟牖鄉見士虞記並非孤證不足爲据今世說禮者疑廟中無北牖并改士虞記之鄉爲饗以遷就無北牖之說竊所未喻

釋大夫執鴈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士昏六禮其用鴈者五鄭氏皆

以鴻雁之雁釋之案鴻雁者隨陰陽之鳥九月以後二月以前中國有雁二月以後九月以前中國無雁其居在極北雁門之地南飛至衡陽而止非四時常有之物古大夫之交通於中國執摯相見無時無之先王制禮必取不常有之物以爲摯是責人以所無也且鴈必用生（虞書二生一死贄注謂二生羔鴈一死雉又昏禮記摯不用死）非雉夏用腒之比設當盛夏之時中國無雁安得生者而用之考說文雁鳥也鴈鵝也絕然二物禮書中執鴈之鴈無作雁者則鴈非鴻雁明矣蓋羔與鴈皆家禽故用生雉野禽故用死先王制禮之意如此夫雉爲恒有之物且不用生而謂雁非恒有之物

必貴之用生乎後世雁鴈不分失傳久矣攷經史中之雁今皆作鴈惟爾雅舒鴈鵝之鴈作鴈西隃雁門之雁作雁劃然不紊似未經後人改竄者又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卷引禮記孟春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與今本異似宋時禮記書本尤可寶貴自後世呼鴈爲鵝左傳其御願爲鵝及孟子饋其兄生鵝鵝始見於經是春秋以後有鵝之稱學者多聞鵝少聞鴈遂以鴈爲雁賴有說文正名之書可以糾其舛謬焉士昏禮應執雉進大夫摯者攝盛也又昏禮必用生雉死不可爲摯故用鴈兼此二義始備鄭注云取其順陰陽往來恐非經旨

釋攷工賢軹

賢軹皆木也非金也車輪輿輈四職皆釋車之木材未嘗及金也賢軹軸內外出轂之名也非轂中材也外出者謂之軹故書作軿軿之讀或爲笄也如笄之出於冠外也內出者謂之賢賢之爲言堅也所以堅軸使不折也軹亦謂之軎大馭右祭兩軹杜子春曰謂兩轊是也去一去三云者蒙上文轂之長而言皆謂賢軹出轂之長非謂徑也軹出轂四寸十五分寸之四所謂去三以爲軹也賢出轂八寸十五分寸之八所謂去一以爲賢也八寸十五分寸之八以後則爲伏兔矣賢以是爲節也說文

云穿穴也从牙在穴中也𣪊壺空中象穴也賢軹内外出象牙在穴中故先鄭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大小以長短言非謂徑也轂之圍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藪賢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注鄭氏皆非藪所能容也以金裹轂中謂之釭轂耑沓謂之輨說文詳言之而輪人之職固攻木不攻金也軹卽㡀三尺有三寸之軹故書本作軝謂軸末也先鄭之說得之後鄭以爲轂末失之矣

釋旣殪備火

古者喪禮旣殯以後備火之法最詳士喪禮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王制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正義云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故古者未葬以前天子以至庶人皆殯於家天子諸侯載柩以車謂之輴叢木於輴上爲椁形而塗之謂之菆塗又以紼繫輴車以備火災急則爲榆沈以出之鄭注檀弓所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是也有急者謂有火也大夫士卑不得設輴載柩以輁軸大夫殯於西序三面塗之士殯於西階之上掘肂見衽又塗之塗之者備火也輁軸亦可挽而行雖有火不爲柩患也古孝子

之用心思患預防如此後世輁軸載柩之制不行開元政和禮及司馬氏書儀猶有累墼塗殯之文至家禮明會典一切廢之置棺中堂承以兩凳覆棺以衣外飾帷幕於是鄰里不戒於火而災及親櫬者多矣古人殯柩備火之法最利在輁軸塗塈猶其次焉者也古人繁重之制具有精義呂新吾措孝儀禮謂坎棺加塗近於人死斯惡之說亦不達禮之甚矣柴虎臣親柩被焚重行喪禮議其權衡至為精核然以施之新喪者則可耳原議云里有新喪而家人失火者若經歲累年而仍殯於家致遭祝融之慘人子其能辭其咎乎張楊園先生於明神宗辛亥失怙先生年七歲莊烈戊辰失母先生年十八至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厝柩

於庄被盜焚其庄災及兩柩先生嗚之官竢人斯獲衵衣粗麻終其身然以二十餘年不葬之親柩亦不能爲大儒諱也或曰先生旣卜兆而鄉民沮葬弗克遂因厝柩於莊（見年譜）自是當日實在情事然久殯久厝皆恐有不測之虞古人於大斂後即慮之熟矣

自桑門之教入中國火葬習以成俗古人旣殯備火之法益少理會幸有康成之注仲達之疏得延一綫未墜之緒假令無康成仲達諸儒則龍輴榆沈菆塗諸制鮮不以爲迂拙矣歷朝非不禁火葬然宋史禮志有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

亡姑從其便之語元典章有除從軍邊遠或爲覊旅從便焚燒之語明律有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之語是爲火化者開一方便法門烏在其能禁止之也而其尤謬戾者莫甚於杜佑之通典通典云古者送死於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然則此亦古俗也未爲害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穴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圖風水遂致占田爲墳而刀耕火種之人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計也實爲釋氏之徒助之燄而揚其波慘酷不仁至斯已極

程子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炘案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易離九四焚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鄭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刑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家明

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尸之法可不哀哉程子此論可謂深切著明矣昔人病程子未讀通典一過如通典中袒護火化之言忍卒讀哉

明黃榆雙槐歲鈔云見讀禮通攷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

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冢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炘案明初火化一律禁止後脩明律者増亡沒遠方聽便焚化等語大非太祖暨陶學士之意矣

炘向輯主敬先生年譜未見此條故未載入今補録於此

釋祭奠

祭與奠不同有尸謂之祭無尸謂之奠文王世子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按此注廣解奠禮非獨注釋奠先師之奠也少牢特牲士虞三篇未迎尸以前先行陰厭設饌於室西南隅鄭所謂設薦饌者是祝酌奠奠於鉶南鄭所謂酌奠者是然後出迎尸尸入執奠嚌肉九飯

此有尸謂之祭也士喪既夕兩篇未殯以前有小斂奠大斂奠未葬以前有朝夕奠月朔有殷奠將葬有祖奠大遣奠皆設酒醴脯醢署如陰厭之儀而不立尸鄭所謂無迎尸以下之事者是此無尸者謂之奠也詩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因教成之祭無尸故曰于以奠之也說文祭从示手持肉也惟立尸而後有示手持肉之事故謂之祭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丌其下也惟不立尸而徒置酒於丌上故謂之奠祭舉肉以該酒奠舉酒以該肉奠與祭於六書皆爲會意古人制字之義精矣

釋圭田

先王致孝之田謂之圭田廣雅圭潔也言孝子潔白以供祭祀也詩絜爾牛羊左傳絜齊豐盛特牲饋食禮舉鼎鼏告絜韓詩吉圭爲饎毛詩作吉蠲爲饎蠲亦潔也字異而義同也士虞禮記圭爲而哀薦之注云圭絜也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爲饎之圭圭潔也故王制圭田無征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鄭康成趙邠卿俱以圭潔解之此圭田之所以取義也至於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士田之所以取名鄭康成以爲卽圭田王制明云圭田無征而近

郊之田稅十一則非無征之圭田明矣而或以王制爲殷法殷政寬厚重賢人然則周之文武不重賢人乎斯不可通也古者圭璧之圭从玉作珪說文珪古文圭可證王制賜圭瓚釋文圭本作珪孟子白圭魏策作白珪鄭氏匠人注圭之言珪絜也後世省玉作圭專以圭爲珪璧之珪而圭訓爲潔之義漸隱矣韓詩之吉圭爲饎士虞禮記之圭爲而哀薦之尚存圭之古字古訓也圭字又加田作畦說文畦字解云田五十畝曰畦畦田即圭田非有二義離騷之畦留夷與揭車史記貨殖傳之千畦薑韭此畦只作區字解王逸徐廣並以爲五十畝之畦以又樹蕙之百畝例之離騷或可通而千畦爲五

疇畝之畫丵太史公直不善屬詞矣若夫九章方田有圭田求殷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圭訓畸零即六十四黍爲一圭漢書律麻志不失圭撮之圭孫氏蘭矜爲剷穫援以解五十畝之圭田而以古人訓潔之義爲非不亦領異標新失先王以潔教孝之精義哉

釋夏貢有公田

公田之名原於井地以井授地由來久矣杜佑通典曰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諍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及乎夏殷不改其制有井田則必有畎澮溝洫

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禹自言曰濬畎澮距川畎乃田間小水澮乃同間大水是舉井田之首尾言之論語之美禹曰盡力乎溝洫溝乃井間廣深各四尺洫乃成間廣深各八尺之水是舉井田之中間言之鄭君小司徒注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先古謂夏時也然則井田之制殷因於夏夏為井田安得無公田哉其在夏小正

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其[illegible]也然夏雖爲井田而取民之制與殷異夏九夫而共一井公田五十畝私田四百畝一井共四百五十畝八家同養公田校數歲之中每畝之收以爲率假令畝收一鍾公田五十畝者卽五十鍾八家每年共出五十鍾以奉公豐年不增凶年不減謂之爲貢殷人但取助耕無求益之事豐年凶年皆取於是是之謂助最得井田之正法此龍子所以有善不善之論也孟子時助法已廢諸侯之取民無藝孟子欲明周亦用助故云惟助爲有公田特以解大田之詩非謂夏之貢法竟無公田也後世習聞孟子之言不察孟子立言之旨

解夏小正之公田爲藉田如後世官田之比不知井田之法自黃帝以至夏殷未嘗有改禹曰濬畎澮孔子曰盡力乎溝洫非井田而何小正曰農服于公田非八家同井之公田而何知公田之通於三代而後知井田之始自軒轅也

釋周徹法

周名徹之義趙邠卿注孟子云徹取十畝以爲賦是讀徹與徹彼桑土之徹同其義實淺大毛公箋公劉崧高傳俱云徹治也是讀徹與徹我疆土之徹同亦與周用徹義不甚該洽惟鄭康成訓徹爲通最得徹之正訓（說文亦云徹通也）然注論語以徹爲天下

之通法注所入又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則徹之訓通貫兼二義竊以爲仍未得徹通之義也周之名徹實始於公劉篤公劉詩所謂徹田爲糧是也公劉迫於夏衰失其世職自戎竄幽深懼戎難于郊內爲溝洫之法多其溝澮縱橫以防戎馬之衝突于郊外仍用井田之制取名爲徹徹者通也謂通溝洫井田二法而用之遂爲周家後世一代之制文王値殷之季世遵用助法孟子所謂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是也周既有天下周公定爲典禮因公劉徹法郷遂公邑制爲溝洫都鄙采地仍用井田諸侯亦與內外孟子所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亦

是周之舊法可知鄭君見詩云徹申伯土田論語有若之對曾君曰盍徹乎其注匠人遂以徹爲諸侯之制失周家名徹之義矣

釋三代皆授田百畝

井田通於三代何以孟子說授田有五十畮七十畮百畮之異禮記正義云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畮而貢五畮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畮而助七畮周時民至稀家得百畮而徹十畮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畮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畮周政極煩

一夫之地税皆通税理稍可通既古義難知故彼此互載朱子語類輔廣錄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又吳必大錄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獃人說話蓋田地一方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畝改爲七十畝既是七十畝卻改爲百畝便都着那趲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

制乃王莽之制矣又萬人傑錄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畝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賢舉事恐不如此又孟子或問云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顧氏炎武曰古者田賦之制實始

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山之側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

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其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為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塘曰三代田

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倍其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畝知遂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畝爲

方畝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横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楙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

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

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攷工之十里其明證也炘按三代授田不同皇甫劉三家之說正義已知其不可通至於疆理溥溢不可以易代改換朱子屢致其疑而亦未有定論顧亭林以為丈尺不同眞千古之卓識錢溉亭因亭林之說細加審算幾於密合無間雖未必眞得古之丈尺然舍此亦無以解孟子也又朱子語類黃義剛錄云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然則朱子雖未明言丈尺不同然既云

皆是百畝非丈尺不同而何江氏永曰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炘按江氏以同身寸爲度古以張兩手八尺爲尋今人張兩手爲五尺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古六尺當今三尺七寸五分最爲確算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炘按此江氏就徽田言之其實一畝所收尚不止此朱子語錄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爲米六石四斗以今量較之爲米一石五斗

耳較江氏一畝多三斗吾鄉尚有贏焉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八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費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炘按如江氏所推非百畝斷不足以活八口假令七十畝爲今十六畝三分半五十畝爲今十一畝六分半以朱子收米畝一石五斗較之七十畝者計米二十四石五斗有零五十畝者計米十七石四斗有零如何能足八人之食然則五十七十皆是百畝無疑矣

又按孔氏廣森曰夏畝五十而周畝百是周之步小於夏之半也夏之五服弼成五千周之九服相距萬里是周之里亦

小於夏之半也尤爲的證

學禮管釋卷之十三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祭有不立尸者

古者祭祀必有尸祭先自虞始所謂男男尸女女尸是也特牲少牢之饋食又其著焉者也尊莫尊於天然祭天亦有尸太祝大禋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隋釁逆牲逆尸尙書大傳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晉語平公祀郊董伯爲尸是也社稷之祭雖勝國之社猶以士師爲尸則祭地與大社國社必有尸明矣白虎通載周公祀太山召公爲尸則祭山川有尸曾子問

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則祭五祀又有尸他如祭墓以墓大夫爲尸聘禮賜饔唯羹飪筮一尸則凡祭無不有尸可知然亦有不立尸者約而數之其別如左

一爲學官之祭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云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云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炘按釋奠無尸則釋菜可知釋奠於先聖先師無尸則釋奠

於先老可知

一爲婦人廟見之祭士昏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炘按廟見無尸故其奠菜也與學中之釋菜同又按昏義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詩召南采蘋三章於以奠之宗室

牖下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鄭箋云牖下戸牖閒之前攷特牲少牢饋食無堂上之事惟天子諸侯有坐尸於堂之禮今釋奠而在堂上之牖下與昏禮設几於戸外同箋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戸外此其義也與其爲無尸亦可知

一爲喪禮未葬以前奠於尸柩之祭攷士喪禮始死小斂奠大斂奠既殯朝夕奠朔月奠將葬祖奠遣奠皆無尸三虞而後有尸檀弓喪不剩奠也與祭肉也與謂諸奠之祭肉皆不剩也炘按奠禮無尸故不曰祭而曰奠於文亓手持肉爲祭置酒

於丌上爲奠故凡釋奠奠菜皆無尸也

一爲還廟之祭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入立于阼階下有司如朝位君升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于新廟筵于戸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君再拜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擇日乃祭焉

炘按還廟無尸故無牲牢但用嘉幣告事而已

一爲釋幣于禰于行于門之祭聘禮使者受書後厥明朝服釋

幣於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元纁束奠於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又聘畢反命釋幣于門炘按依注當作釋奠于門乃至于禰廟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注云不酢於室異於祭疏云正祭時有尸此告祭無尸故異也

炘按凡釋幣釋奠皆無尸五祀之祭冬祀行其有尸者乃四時正祭此祭行無尸因遠行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以此推之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覲禮侯

氏裨冕釋幣于禰皆無尸可知又祭山川之神曰軷詩曰取羝以軷周禮大馭曰犯軷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其禮與釋幣于行相類則亦無尸可知

一爲庶人之祭大戴禮天圓篇曰無祿者稷饋盧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一爲殤與無後之祭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

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

炘按尸必以孫無後者無子何論於孫故但無尸厭祭而已

又按無尸之祭其可攷見者如此

釋弔事弁經服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又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以二經校之弁經服者弔事之服也當

事云者當弔事之時也當弔事之時異於居與出之時也公爲卿大夫之喪其居之時錫衰出之時亦錫衰惟當弔事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也居與出則皮弁與此與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不同檀弓之當事據受弔者言言大夫弔於主人主人適當大小斂之事則辭於大夫此當事據君言言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惟當弔事則弁絰司服職所謂凡弔事弁絰服也疏云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幷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皮弁身衣錫衰大夫相爲亦然不當事則皮弁是以當事爲當斂殯啟殯諸事其

不當斂殯之時則服皮弁以弔也顯與經不合矣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云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往則錫衰按弔者之服視主人之服爲變除始死者主人羔裘元冠則易之故孔子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主人既小斂先變首之笄纚而袒髻髮繼又襲絰於序東則弔者亦變首服而加絰喪大記云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檀弓既小斂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也主人成服以後衰裳純乎喪服則弔者始服錫緦疑衰之弔服而首弁絰也君有賜視士之大斂斯時主人已小斂而襲絰

君服襲裘可也皮弁不可也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
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皮弁錫衰專爲弔異國之臣注
以皮弁爲弔本國之士似非
或曰雜記言君於大夫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
之賜大斂焉君視小斂在未小斂之前主人尚未襲絰則君不
弁絰可知曰經言常制君弔臣喪皆在大斂及殯其視小斂出
於特恩非其常也非其常者經遂不詳其制或斯時主人未襲
絰君皮弁襲裘以往亦未可定然經既不言無妨闕疑若鄭士
喪禮君視大斂之注以爲皮弁襲裘斯時主人既襲絰君何爲

而不弁絰乎
又服問疏云君往弔卿大夫當事則弁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非也弁師云凡弔事弁絰服言凡士亦在內非專指卿大夫也大抵天子之弔服三錫衰緦衰疑衰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諸侯之弔服亦三爲卿大夫錫衰爲同姓之士緦麻爲異姓之士疑衰此諸侯之與天子異者也卿大夫但服錫衰以弔士疑衰以弔此卿大夫士之與諸侯異者也又服問但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雜記但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而不及士則君爲士之緦衰疑衰

只弔時服之平居及外出不服可知亦不爲之不食肉不舉樂矣此又君待卿大夫士之異者也至於當弔事之時只有弁經並無他服故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言凡則賅一切可見弔服無不弁經者又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王爲士首服且弁經則諸侯爲士豈有不弁經者乎

經之制不同斬衰苴經齊衰以下牡麻經苴經大搹圍九寸齊衰以下之經各去五分一以爲之度此喪服之經也弔者之經謂之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經纓而不糾加於素爵弁之上弁

師職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又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弁絰者卽環絰也喪服之絰無有名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下云公視大斂云云是小斂環絰二句專爲弔服言之言小斂而弔則環絰諸侯大夫士皆然注疏以環絰爲孝子之絰非是孝子小斂後俟尸於堂襲絰於序東之絰卽大搹之絰非另有一環絰小斂服之及成服後又服大搹之絰也

釋婦人不杖

婦人不杖禮之正也其所以不杖者因其不能病也杖之制本

所以扶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爵尊而德優其居喪盡禮鮮不毀深痛鉅特設杖以扶之所以優尊者故曰杖者何爵也然無爵而主喪哀痛之心則一痛甚則無不病因亦制杖授之故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至不爲主之子悲傷之心與爲主之子同其身病體羸亦無不同故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然則輔病之義通於上下矣惟童子婦人不能病授之以杖是僞也故傳申之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此二句傳所以補經文之闕也經詳列成人之喪而無童子童子之衰絰與成人同其異者在不杖婦人之衰絰亦與男子

同其異者亦在不杖故斬衰苴杖惟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其父母此四婦人不杖疏衰三年削杖惟母爲長子不杖作傳者恐人見經文列服有杖疑婦人亦與男子同故特發傳以補其闕是乃周公所制之禮禮之正而亦禮之最初者也後王踵事增益童子之當室者則免而杖於是杖通於童子而問喪特記之婦人亦本不杖後假於有爵而杖之義故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是也又假於爲主而杖之義故大記又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皆杖是也又假於無主亦杖之義故

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也此皆後起之禮見於記人之所述非喪服最初之經故不同如此康成惑於服問大小記諸書婦人有杖者多遂謂婦人之成人者杖童子不杖則喪服傳爲不詞而後儒轇轕紛紛之論由是以起矣

釋射矦

矦之制以布爲之有上个亦謂之上舌有矦中有躬有左右舌有下舌下舌亦謂之下个而統名爲矦所射者矦中也而鵠又矦中之命中者也矦中之取數以貍步之弓爲之度弓二寸

以爲矦中九十弓者矦中丈八尺七十弓者矦中丈四尺五十弓者矦中十尺又參分矦中之一以爲鵠矦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矦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矦中十尺者鵠方三尺三寸小半寸凡此矦制大射賓射燕射之所同也天子大射於丈八尺之矦中除鵠六尺外以虎熊豹諸皮飾於布上又别以皮六尺棲於中謂之鵠司裘王大射則共虎矦熊矦豹矦設其鵠是也下云諸侯則共熊矦豹矦卿大夫則共麋矦皆設其鵠制與天子同但尺寸之大小不同耳註云矦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設於布上在鵠之側又方制之以爲辜與準同說文作

埠謂之鵠著於侯中此侯中謂六尺之地也攷工記梓人張皮侯而棲鵠
即大射之侯皮侯者以虎熊豹之皮爲侯棲鵠者又制六尺之
皮棲於侯之中央也此大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賓射異於
大射者在五采之正蓋賓射亦以皮爲鵠與大射同鵠之外不
飾以皮而以五采之正飾之先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而謂之
五采之侯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
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士無
大射故司裘不言士賓射遂於士士與大夫同射一侯而士所
異者用豻侯故特言豻侯以別之因士之言豻侯而知天子之

三侯卽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也諸侯之二侯卽司裘之熊侯豹侯也卿大夫之一侯卽司裘之麋侯也先鄭云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豻者獸名獸有貙豻熊虎大射儀作干鄭康成云胡犬也賈氏逵云正五重鵠居其內先儒之舊說其顯證矣正居鵠外故中庸謂之正鵠猶獸侯之質居鵠外故荀子謂之質的鄭司裘注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淮南子注的射準也又射義發彼有的注云的謂所射之識皆由外及內之詞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鄭以賓射當之賓射之異在正不在鵠大射侯中皆一色之皮故但云皮侯賓射皮鵠之外有采正故特云五采之侯以別之此賓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燕射異於大

射賓射者大射賓射天子三侯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下又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是大射賓射同射虎熊豹之三侯不得以前三侯爲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後三侯爲虎熊豹之侯明矣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士無大射而有賓射與卿大夫同一侯燕射則自尊及卑惟有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虎豹士布侯鹿豕是也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大射侯中全以皮爲之賓射皮鵠以外飾以五正燕射之鵠亦以皮爲之鵠外之所飾不以五采而但有白有赤有丹謂之爲質天子熊侯棲鵠而外其質白諸侯麋侯棲鵠而外其質赤大夫士則變

皮而畫之又去奇而耦之畫虎豹鹿豕以爲鵠其質丹凡者凡
大夫士也大夫士畫獸異於天子諸侯之用皮故曰凡畫者丹
質也質在鵠之外鵠亦謂之的故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
矢至淮南子原道篇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先質於的
知質在鵠外矣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以燕射當之此燕
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自後鄭不從鄭仲師三侯爲虎熊豹
之注而專取仲師正所射也一言釋三侯二侯一侯爲五正三
正二正又誤釋白質赤質丹質之質爲采地於是正外鵠內質
外的內之制不明而所謂三侯二侯一侯者一經之中或指虎

熊豹或指五正後儒愈說愈歧左右齟齬求其融貫全經而一無阻礙者難矣

釋萬舞

干戚舞謂之萬舞公羊宣八年何注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孔穎達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夏小正保夏時之書亦云萬用入學其義未聞或謂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洪氏震煊云按竹書紀年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爲舞又不自禹始矣儀徵阮侍郎說讀萬當如厲即發揚蹈厲之義按干戚皆爲武舞文

王世子春夏教干戈鄭君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動作與發揚蹈厲之義合則侍郎說是也炘按發揚蹈厲大武之舞誠有之舜禹之干戚或未必然竊意干萬之萬本無正字借蟲名爲之說文萬蟲也从厹說文厹獸足蹂地也象形盡囟象其腹从𠬞象其首首之兩角有雙毛捷然如人𠬞音拱說文𠬞竦手也手之形故名爲萬人舞干戚亦必以手執之有似於萬之飛翔因以爲名周禮兵帗羽皇諸舞皆假物爲名不以人取義則萬人之說固非而蹈厲之義亦未有當也

釋槃

古人洒手謂之盥洒面謂之靧顧命作頮說文作沬內則作靧洒髮謂之沐洒身謂之浴洒足謂之洗承水者謂之槃說文有槃無盤儀禮皆作槃喪大記皆作盤諸經或作槃作盤槃者古字盤者今字也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既夕禮用器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士虞禮匜水錯于槃中南流注云流匜吐水口也又云尸入門淳尸盥宗人授巾注云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特牲禮尸盥匜水實于槃中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少牢禮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尸入門宗人

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古人盥手之用槃如是蓋盛水者謂之杅注水者謂之匜匜似羹魁以挹水於杅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謂之流先錯匜于槃中使人奉之尊者就槃盥手奉匜者以流注水於手奉槃者自下承之盥水悉注於槃盥卒又授巾拭之若是者謂之盥槃其沐浴之槃則士喪禮及喪大記所記特詳士喪禮始死新盆槃注云盆以盛水槃承渜濯又曰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櫛於簞浴衣於篋又曰外御受沐入乃沐

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管人授御者沐沐用瓦盤挋用巾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古人沐浴之盤如是蓋沐浴之盆猶盥之杅沐浴之枓猶盥之匜沐浴之盤亦猶盥之槃盛水於盆中以枓挹取枓與斗通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枓亦有柄說文杓枓柄也可注水而沃於身下承以盤若是者謂之沐浴之槃分言之洒手曰盥洒面曰靧通言之則面亦可曰盥內則雞初鳴子婦及男女未冠笄者與凡內外咸盥漱豈有早起盥手漱口而不洒面者乎又曰長者奉槃少者奉水請沃盥又焉有父母早起盥手而不洒面者

平淮南子曰窺面於槃謂盥面之槃也至云其間面垢則燂潘請靧猶今人之飯後洒面或不時洒面不在每日早起之數少儀云日五盥又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足垢燂湯請洗皆非日日之事故約略計之大學所載湯盤即盥槃舊注釋以沐浴之盤朱子因而不改蓋未嘗深加攷核也大戴禮有武王盥槃之銘尤足徵湯之所銘斷爲盥槃無疑

釋二耜爲耦

攷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併發即竝發說文併竝也竝併也其壟中曰甽正義

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爲耦㪿按如注疏之說則周時有牛耕矣蓋耒耜之用前必有引繩而輓之者後必有執耒而推之者始能發土爲甽耜五寸二人各執一耜左右並發謂之二耜爲耦又謂之耦而耕則前之引而輓者非牛乎若前一人輓之後一人執之則二耜當用四人而長沮桀溺而外復有二人矣古皆以二人相並爲耦於射禮可攷也蓋牛耕實不起於漢世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郭景純傳云始用牛犂也說文犂作𤛓耕也古人名字相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論語司馬牛孔

注司馬犁也犁訓耕耕又訓犁然則司馬犁卽司馬耕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又曰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譙謂古者不以牛耕乎觀於二耜爲耦爲二人並耕則引而輓之者必有牛無疑矣

釋正月之吉　月吉

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冦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吉訓也吉訓善說文吉善也不訓始然亦

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左傳八元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以善勗人之意蓋如此至於古者有卜日筮日之禮龜筮從則告吉士冠禮令月吉日又云吉月令辰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皆訓吉爲善謂最善之月日協於休祥之吉學者分別觀之其取義各有當不得概以吉爲善不以吉爲始并周禮論語而一以善解之也周禮布令觀象皆於正月朔日及每月朔日行事有一定之月日故百官易於奉行庶

民易於取法若謂待吉而後行政於後世日者之術先王布政大典當不若是之怪誕而煩冗矣吉日吉月爲始日始月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韋注以二月朔日解之亦非也又有一經之中元訓始又訓善者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祈穀用上辛辛屬干故曰日上辛辛日之始故曰元日此元日謂上辛是元訓始也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从阮校本

耕事用亥亥屬支故曰辰擇亥之善日而耕故曰擇元辰此元辰用吉亥則元又訓善也一字每兼數訓取義各別烏可以周禮論語之月吉吉月與儀禮之吉月吉日相提並論乎劉氏端臨以論語吉月爲告月旣輕改經字王氏引之又以周禮正月之吉及月吉爲善日使先王布政觀象之大典游移而無一定之日則其所失者又不僅違背先儒之舊解矣

釋士昏禮雖無娣媵先

士昏禮婦饋舅姑節云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注云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

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炘謂不然士娶一妻一妾本無娣也何若或之云乎此經言士之禮雖無娣媵必先於御以媵從婦家來非夫家之御可比不得以御先媵而卑視之也古者娶婦自諸侯以上皆備娣姪春秋成十年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何氏解詁云唯天子娶十二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杜氏春秋釋例云古者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此天子諸侯姪娣之數略見

於傳注者也大夫士媵數多寡無明文惟白虎通義臚列甚詳其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云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按何氏解詁本此法天十有二月萬物必生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然則卿大夫且不備姪娣何有於士卿大夫雖一娶三女或以二娣媵之白虎通義言諸侯不娶兩娣何傅異氣也或以二姪媵之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不必求

備士則但有姪無娣故此經云雖無娣媵先也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有長則有卑是大夫有二妾士無二妾可知喪服緦麻章貴臣貴妾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按士本無二妾非賤不足殊也是大夫有二妾始分貴賤士一妾無貴賤之可分喪服小記所謂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是也

難者曰士昏禮言女從者畢袗元則非一人似士亦有姪娣矣

按女從者謂送女之人不必定是姪娣昏禮舅姑饗婦以後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是也

以此坊民民猶厚於色而薄於德白虎通義之言合之雖無娣媵先之經爲確不可易云

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順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炘謂不然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安得有百二十人之多昏義移言后職以敵天子其

實治內之官何可與治外之官相匹徒爲後世多慾之君貪其口實耳無論天子百二十官未必似夏時卽后所立之百二十人亦顯與周禮違背天官序官無三夫人豈惟序官無三夫人如內宰以陰禮教九嬪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及九嬪之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爲九嬪及外內婦之首服皆不及三夫人不比三公雖不見序官而見于諸職者尚多也九嬪而下世婦女御俱不著其數先王杜漸防微之意至深且遠何嘗有二十七人八十一人之多鄭注天官序官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最爲精確而此注又云此周制也其自相矛盾也甚矣尤有異者鄭注九嬪設爲九九而御之法云凡羣妃御見

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攷之經傳未見所出又於內則五日之御設爲諸侯夕御之法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則五日也求之經傳亦無明文夫婦人四德以貞專爲貴旅見可也旅御不可也男子百行自衽席而始節之猶慮其或踈縱之將伊於何底先王修身齊家之道當不其然竊意皆義所紀不盡七十子之微言未可依據內則五日之御是言君子養身

之道以是爲期耳後世氣運漸衰稟質愈薄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旨哉斯言不獨士君子之所當取法也

釋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禮器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疏云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炘謂非注意也經典中所載如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皆大夫用少牢士用特豚是以大

戴禮曾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是也少牢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特牲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盧景宣注大戴禮諸侯祭牲太牢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注大夫祭牲少牢云天子之士亦少牢是與鄭目錄互相發明朱子疑大戴亦鄭注蓋謂其精核似之也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文承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下明謂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天子之士用羊豕也又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亦大夫得用牛之證楚

語載觀射父對平王曰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則大夫用牛楚語又可徵也遣奠卒哭祔皆喪禮之祭非四時正祭鄭此經注但云君子謂大夫以上不分別天子之大夫士者因已見於少牢特牲兩目錄矣

釋廟主制度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寸）陷中以書爵姓名行（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

於趺身去趺上一尺八分趺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

寸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

朱子家禮遵用其式又江都集禮載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

版皆正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程子

主式之長與之同而博厚不同三代廟主經傳俱不言其制度

然先儒注解與後世之主絕異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

或曰尺二寸公羊文二年何休解詁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左傳昭十八年疏引衛次仲云

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海中山經又

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據此數說古主中穿似碑之制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後世德政碑亦作圓孔其正方加金似方明設玉之制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注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公羊疏引禮士虞記云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然則古主之題識皆刻之於木又異於後世之書粉板矣